白发

尹荣方

五十七八岁时，头上渐见白发。慢慢地，乘车或走在路上，偶或有小孩，叫我老伯，开始时有些惊讶，觉得我哪里就老了呢，有多少事尚未着手，有多少文章还待动笔呢。然而，白发却一天多似一天，为了显得年轻，染了几次发，有一次大学同学聚会，有同学说，你不见老啊。听着似乎很舒服。但时间一长，觉得染发也麻烦，有时所染黑发与自然白发相间，自己看着也不自然，加上有一亲戚因染发而得皮肤病，于是对染发有所狐疑。又正巧翻《随园诗话》，读到清人袁子才所引宋人的一首诗：“劝君莫恼鬓毛斑（白），鬓到斑时也自难。多少朱门年少子，北风吹上北邙山（坟山）。”从此我就再不染发了。

年老而生白发且日益增多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人既无可奈何，正该如宋诗人那样，取旷达乐观态度。人能尽其天年，尽管银发满头，又岂非幸事！所以于白发不斤斤计较，实较为明智。

西塞罗作《论老年》，以为老年是收获的季节，如果家计粗安、无甚累赘，人生至满头斑白可获极大自由，一边享受生活，一边研究哲学，读书写作，那种乐趣是年轻人难得的。

我赞同西塞罗的意见，老年人见多识广，如果一个白发人身体健康，衣食不愁，并不看破红尘，对世事有些兴趣，又喜欢读书的话，他的生活怎会乏味！

老年人有的是时间，若执著于青年时之爱好、事业，生活既趣味多多，于社会也最易作贡献。歌德完成《浮士德》第二部时，年已八十三岁，不久他即辞世。雨果的《九三年》，完成于七十岁后。季羡林七十岁开始，花十年时间完成《糖史》。冯友兰重写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也在八九十岁的晚年。三十年前，曾在华师大听蒋星煜先生讲中国戏曲史，那时他已过耳顺之年，记得头上似乎已有白发。近日看电视，正介绍蒋先生，九十三岁的先生虽满头白发，满面皱纹，但思路清晰，言谈动听，近年仍笔耕不辍，心想这样的老人，活得真精彩啊！

数月前，偶遇昔日一位大我几岁的学者朋友，他说已经退休，我略询他的退休生活，他说依旧弄学问，希望搞出些可以传诸后世的文字。望着他头上的白发，我不觉肃然起敬。

有人曾劝我，已经退休，头发也已白了，不必再辛辛苦苦，舞文弄墨了。我笑而不答，不知我去年一年，光论文就发表了六篇，舞文弄墨之有滋味，局外人恐难领略也。近几个月，灵感袭来，一鼓作气，完成论文数篇，又有大学学报发我论文，登我照片，为之踌躇满志。有时照镜子，发现白发似又增多，觉得这又何妨呢！袁子才引唐人诗“欲折垂杨叶，回头见鬓丝”，“久不开明镜，多应为白头”，说皆是伤老之诗，不如白香山作壮语曰：“莫道桑榆晚，余霞尚满天”。

袁子才之意，正合我意，人生不必伤老，天道酬勤，老年不必一味逸乐，则人生晚年，未必不遇余霞满天之境也。

谦谦君子徐云叔

徐建华

未见徐云叔其人早已知其名，其书法篆刻已在我识得其真面前留下深刻印象。那是1992年4月的一天，刘旦宅先生电话我，他要请一位客人吃饭，希望我作陪。我思忖，先生交友慎，家中往来客人并不如一般画家那样多而杂，他很少外出应酬，更鲜有请人在外吃饭，尤其是春夏之交，就随口问道：客人是谁？刘旦宅答曰：你不一定认识，从美国来的徐云叔。我马上接口道：徐云叔乃陈巨来先生高足，《安持精舍印冣》书中陈巨来的“安持精舍印话”即是徐云叔以小楷如行云流水般出之。刘旦宅曰：正是。

黄昏，优美而安静的安亭路两边行道树长出了片片新叶，在刘旦宅先生所居知白堂见到了徐云叔。他一如我印象中的温文儒雅，讲起话来不愠不火，乃一介儒生。就从那天始，我与宗兄云叔订交。

云叔宗兄，本名德耘，一九四七年出生于上海，江苏吴县人。自十七岁起师事书法名家云间白蕉先生习字；次年复拜篆刻大家安持老人陈巨来先生门下叩治印之道。他师出名门，起点已高过他人；更由于他心摹手追，勤奋精进，得两位大家真传。云叔兄从师游艺的同时，也从丰子恺、刘海粟、唐云、谢稚柳、陆俨少、钱瘦铁、叶露渊、朱屺瞻等游走，听艺坛前辈谈艺论文，耳濡目染，眼界更开，艺术益臻成熟。据老一辈艺术家私下告我，巨来先生晚年篆刻多由云叔兄代笔。我曾就此事询云叔兄，云叔淡淡一笑，告诉我一件事：1979年到1980年间，巨来先生要云叔兄治印两方：“环荜庵”、“春长好”并嘱不落边款。以后方知环荜庵乃大千先生在美国洛杉矶的斋名。从已出版的张大千印谱看，此两印已列徐云叔名下，似巨来先生去信时已告之为学生所刻，从中既可见先生对这位高足的推崇，也可见安持这辈老人的古风。

他的书法初以篆隶入门，从白蕉先生后，醉心魏碑，并师“二王”，旁涉宋元明清大家。故书法意态秀润，流转畅适，纵逸萧散，又不失浑厚，没有丝毫浮滑薄俗之气。他书写的隶书《心经》、行草《陋室铭》挂在我家壁上使陋室蓬荜生辉，增添了书卷气息。高花阁健碧老人观看后亦赞叹不已。他的篆刻以秦汉为法乳，又转益多师，摹刻秦汉玺印逾千钮，广泛涉猎皖浙各家，而于汉铸白文、宋元圆朱以及赵之谦、黄牧甫尤为用心。他认为篆刻尤其鸟虫篆，如一味追求盘曲花俏，不免入俗，难的是恰到好处。他的元朱文为承继安持老人衣钵第一人。我有幸看过他自存的多本早年印蜕册页，每一方都是布置匀整，朴茂高古，雅静秀润，意趣横生，具“秦汉遗痕”（谢稚柳先生语）。每本均有前辈书画大家或题签或题词或绘治印图。

云叔兄游艺同时也擅词章。他为我多个手卷题跋，文与字双美。如他题刘旦宅红楼群芳图卷：旦宅先生以丹青名隆当世。花卉翎毛走兽山水咸擅胜场，尤工人物。所绘才贤武士美女高人，各具风韵并于神貌之中各显性格，盖探赜钩沉故能精微入玄而非优孟之似也。书画之雅逸诚属难能，人品之清高更为可贵。旦宅先生性磊落，潇洒倜傥，品节既优，下笔之气韵亦随之。古人云：书画以本质重亦以人重，信不诬也。

他所作铭文也昭示了他极高的文学素养。如铭汪志良制八卦龙尾砚：“盖世奇功，因八阵而名也；绝代妙笔，有拳石以助之。”铭汪志良制一叶知秋砚：“著微互证，一叶能知秋意劲；楮笔相宜，点墨全赖砚池功。”铭弱水瓢饮砚：“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，灵石亿载，能彰万世光。”又铭金星牙月砚：“缺月挂疏桐，古贤诲人谦受益；金星布苍穹，天道酬我勤有功。”

有人以方竹笔筒嘱铭，他题曰：“虚其心，方其骨，锦绣文章出自腹。”并忆及四十年前之一段往事：药翁藏有一澄泥圆形砚，一日命他携往沈禹钟先生寓求铭。沈夫子稍加思索，即以“水精月魄文章舒”铭之。夫子曰：“文章，尤其铭文，不能无病呻吟，须有针对性。”此七字已把铭之材质、器形、用途描述殆尽。真驭辞高手也，无愧南社精彦。夫子教诲，至今不忘。言为心声，文如其人。字里行间，不仅反映了他的文学素养和学识，也流露出他人品、志向、情趣和立身处世之道。

他与我气息相投，数十年来时相往来，近十余年又为邻里声息相通。先后为我制印十来方，有元朱白文鸟篆。朱文“近墨者藏”、“惜墨堂收藏印”园润清丽，白文“无案牍之劳形”、“菱湖徐建华藏”方劲饱满。他也偶作水墨梅竹、荷花，形神韵味不染一丝俗气，具有山林高士之清逸之气。

（下图为徐云叔书毛泽东《沁园春》词）

魅力

苏剑秋

历经长途奔波换乘三架飞机，终于抵达北欧之行第一站芬兰首都赫尔辛基。正是当地时间凌晨时分，夕阳刚刚西下。想到明天一早将拜谒一位音乐大师，心情依然激动而难以入睡。

今年五月中旬，上海举办了纪念西贝柳斯诞辰一百五十周年音乐会，聆听了交响诗《库莱尔沃》。想到老朋友前几年，曾专程前往赫尔辛基参加“西贝柳斯音乐节”，羡慕不已。芬兰湾阳光灿烂，不知不觉来到了西贝柳斯公园，草坪翠绿，树木葱茏，远处碧绿海水波光粼粼，整个气氛与音乐相融相合。我在参观人流中寻觅着音乐家的过往经历。背景音乐是著名的《芬兰颂》旋律。

《芬兰颂》是一部获得广泛赞誉的宏大作品，为各国交响乐团长奏不衰的伟大名作。该曲以严峻深沉的引子开始，随着音乐的发展，悲叹抒情的、情绪趋向高昂的主题，充满战斗的激情，以充满信心的辉煌壮丽的尾声结束。听来让人精神愉悦亢奋至极。该部世界著名的音乐佳作，把芬兰人民的民族苦难及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念的时代风范熔于一炉，一致被公认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。该曲初为一部配乐中的终曲，曾在巴黎博览会上以《祖国》为名演奏过。后因遭沙俄禁演，不得不改名为《即兴曲》。直到1917年芬兰独立后才以《芬兰颂》命名，并成为芬兰国歌。

向大师致敬。信步来到公园中央的大师雕像前，由几百个管风琴竖管组成的不锈钢组雕塑旁，那种由音乐引发的震撼，以及大师头像那种飘逸凝重，给人以一种力量，精神的抚慰。

西贝柳斯一生创作的七部交响曲为世人所熟悉。最后一部重要作品，是在1926年所写的交响诗《塔皮奥拉》，然而在1929年后，他的旺盛的创作活动莫名其妙地中断了。从此时到他去世的近几十年时间里，人们再没有看到什么重要作品问世了。“专制和战争使我厌恶，只要想起暴政和压迫、集中营和捕人，就使我心理上和生理上发病。这就是我在20年中未能创作的主要原因。”

明天或后天，在挪威卑尔根还将朝圣一位音乐大师。不可否认，西贝柳斯是继格里格之后，又一位北欧乐派的重要代表人物，在芬兰处处感受着西贝柳斯的巨大魅力所在。他的音乐流淌在每个芬兰人的血液中。

入梅

姚国仪

淅沥江南雨，如丝飘万缕。闲心乐起居，随意看离聚。垂柳一莺归，湿云双燕舞。落花何必悉，明日开无数。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贝尔格莱德

贝尔格莱德的时间停留在二十年前，联盟崩溃，大轰炸开始之前。但这座古老的白城又明明有了经历七十四天大轰炸后的顽强，追溯历史，它还保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轰炸的记忆，以及更为久远的维也纳之战的往事。当年奥斯曼大军从维也纳溃退，留下一袋咖啡豆。如今血腥淡去，战争的记忆转化为咖啡豆的轶事。

在贝尔格莱德，生活仍以享受生命的方式继续着，只要天上出太阳，街头咖啡座里就会坐满享受阳光的男女老少，人们好像没什么可忧虑的。德国的柏林在九十年代曾是穷而性感的城市，现在柏林不再穷，因此也失去了最初的性感。这个称号现在由贝尔格莱德继承了。

夜光杯

遵道贵德

那秋生

如何理解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的“道”与“德”？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对此作了一番字面意义的解释，可谓通俗易懂，让人茅塞顿开。

先说“道”字的结构：两点在上，表示阴与阳，乃《周易》说的阴阳之道；一划，就是“一画开天”，即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；目在中，是说“道”的奥秘是视而不见的；之在下，与走的意义相同，说明“道”是在运动的，亦变亦不变。原来，所谓“道”就是昭示一切的天理。

又析“德”字的结构：双人旁，是指人格的两极分化，如善与恶、君子与小人；上为十，表示纵横的宇宙，人需要驾驭空间与时间；中为四，就是老子所说的“域中四大”——道、天、地、人；下为一心，是表示人的初心、婴儿之心。可见，所谓“德”就是承载“道”的一切人事。

《道德经》曰：“道生之，德蓄之，物形之，势成之，是以万物莫不遵道而贵德。”老子说得很明白，“道”与“德”的关系，其实就是“体”与“用”的关系，所以将昭示天理之“道”与承载人事之“德”联在一起，正是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所阐述的“天人合一”哲学思想。

股市沉浮二十载

施伯安

本人也可谓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股民了，1991年入市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东卡号打头为A100，1992年有幸购买了50张认购证，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。那时我已经拥有了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，妻子劝我买几套小房子，分散投资，可我因为这钱是股市里赚来的，对股市情有独钟，以为这个股市就是个提款机，把家里的铜钱搜搜刮刮全数倒进了股市，将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篮子里。谁知二十多年来，股市涨涨跌跌，熊熊牛牛，享受着股价上上下下的快乐，财富却始终在原地踏步。

6124点大顶下来，每次有个反弹，我总是寄予厚望，兴奋地对妻子说：“大牛市来啦，大牛市来啦!”谁知股市一点不给我面子，总是无力地弹跳几下，继而无功而返。说了几次牛来了之后，就像那个放羊娃说狼来了一样，妻子再也不信我的鬼话，嘲笑我是大牛逼来了。

妻子是个股盲，对数字特别不感兴趣，这点倒好，我炒股她从不过问，也不关心输赢，对我是一百个放心，这样我倒是没有了压力，下起单来无所顾忌。可我等散户既无消息又无工具，即使使尽浑身解数，又哪里是机构主力的对手呢？前几年股票跌得一塌糊涂，最惨时资产缩水至五分之二，夜半做噩梦醒来，我会狠抽自己几个嘴巴子，可是在妻子面前，我却打肿脸充胖子，一脸从容状，有时还报喜不报忧，说我的某某股票涨了。妻子无动于衷，我也无颜再继续自拉自唱了。

去年七月以来，股市真正进入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，多头攻城略地，股价大幅飙升，居然把我6124点时的市值完全收复，还翻了一番多，妻子这才开心地笑了。有一次她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以前你说你的股票涨了什么的，我知道是为了哄我开心，对你的小伎俩，我不当面拆穿罢了，这次才是真的涨了，你可要好好把握，这是我们的养老钱，再也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啦。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啊，我们再也折腾不起啦。”我如梦初醒：原来妻子什么都知道。

有人说，人生有几个无常，财富算其中一个。我同时炒股的朋友，有的被幸运女神眷顾，成为了亿万富翁；有的因为贪心，透支操作，最终被打爆出局。目睹二十年来中国股市之怪状，庄股满天飞，撑死胆大的，吓死胆小的，股价上天入地，几无规律可循，像一部好莱坞惊悚大片，看得我心惊肉跳，心脏差点搭桥。

对炒股确实不能太痴狂，还是要有一颗平常心，悠着点，不要将所有的时间和健康都奉陪进去啦。我对妻子说：等这轮行情做完，我会金盆洗手，毕竟人生还有更多美妙的东西，等着我们去经历去享受。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

十日谈

股市人生

明日请看《悲喜交集“徐家汇”》。